

再也不要 做怨妇

II

古风文学创作代表作家
大风刮过 尝新之作
欢脱暖萌，别具一格

随书附赠情话语录书笺

Q版人设立卡

&

ZAIYE
BUTIAO
ZUO
YUANFU

神仙啊，你们怎么没告诉我，
我要演的不是言情剧而是悬疑剧啊！

大风刮过

著

自怨自艾都抛弃，不做怨妇要逆袭！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非虚构



ZAIBEI BUYAO ZUO YUANFU

II 大风刮过——著

再也不要 做怨妇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再也不要做怨妇：全3册 / 大风刮过著. -- 南京：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8.9
ISBN 978-7-5594-1709-1

I. ①再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9434号

书 名 再也不要做怨妇（全三册）
作 者 大风刮过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策划 暖 暖
特约编辑 单诗杰
营销编辑 杨 迎
封面绘图 三 乖
人设绘图 花小白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1050千字
印 张 56.5
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，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709-1
定 价 120.00元（全三册）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

第四卷·清歌伴月临

〇〇一

第五卷·漂泊秋风中

一二五

第六卷·顺势而为（上）

二二九

第四卷·清歌伴月临





到白麓山庄，可能是杜小曼做得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

当踏进白麓山庄的第一个瞬间，她就隐约感觉到了。

马车停下，几位服饰精致的婢女打开车帘，福身行礼，两名婢女搀扶孤于箬儿下车，一名婢女扶着杜小曼。

白麓山庄虽是江湖门派，看规矩却并不比普通的大户人家少。杜小曼和孤于箬儿下车后被婢女组成的人墙与其余人隔开，杜小曼隐约听见有小厮的声音向谢况奔道：“少爷，庄主命你立刻去正堂。”

白麓山庄的庭院开阔，屋舍纵横，好似一幅朗阔的水墨画卷。

杜小曼和孤于箬儿被婢女们簇拥着进了内院，迈上回廊，搀着孤于箬儿的婢女柔声道：“箬儿小姐请这边走，夫人正等着呢。”扶着杜小曼的婢女却住了脚，向杜小曼道：“杜夫人，请走这一边。”将她带往相反的方向。

杜小曼脚步一顿，心头一跳。

“夫人”，这个称呼颇具意味，她瞥了一眼身边的婢女，婢女们都笑盈盈的，倒是一派热情好客的模样。

孤于箬儿怔了怔：“小曼姐为什么不与我一起？”

她身边的婢女立刻温柔地笑了：“这位夫人是客人，自然要先到客房安歇。箬儿小姐不必挂念。”

孤于箬儿犹豫地看着杜小曼：“小曼姐，那我先过去，等一时再去找你。”随着众婢女往内宅的主院去。

杜小曼被婢女们引着步下回廊，穿过几道庭院，天气炎热，古代的衣服再少也里外几层，杜小曼走得直冒汗，方才迈进了一道月门，到了白麓山庄的客房所在。

开阔的大院落，密密的皆是厢房，感觉竟有点像客栈或者宿舍的意思。

她不由得道：“你们这里能接待不少客人啊。”

婢女笑道：“夫人见笑了，我们山庄时常有人来投奔，到了庄主寿辰之类的日子，往来客人更不计其数。这样的客院，庄中有好几座呢。这里是供寻常客人留宿的，夫人自然不能住，这边请。”带着杜小曼又上了游廊，穿过一扇角门，进入一个花园，再过了一道门，到了一个干净清爽的小院。

平坦的石板地，院中一棵老树，靠墙一排花草，院角搁着一口水缸，几片睡莲叶托着两朵花浮在水上。上了回廊，婢女推开屋门，是个套间儿，外面一间正墙悬着一幅画，靠墙一张条几，两侧摆着几把椅子，两张小桌。内里一间，一张木床，挂着白帐，床头有盆架手巾，靠墙有一个褐色的衣柜，窗下一张小案，摆着一个铜制的香炉，一套白底蓝花的瓷茶具。

婢女道：“客房简素，委屈夫人了。夫人暂待一时，婢子们再去为夫人准备镜匣妆奁。”

杜小曼左右打量了一下屋内，又到窗边看了看，笑着说：“挺好的，我平时不怎么化妆，再有一面镜子、一把梳子就行。”

婢女又道：“夫人进来时，因是走了一段往主院那里的路，所以觉得绕了，其实从这个院子出去，走另一条路，出入敝庄都极其方便。婢子可以带夫人去认认路。婢子贱名晴春，夫人有什么吩咐，唤我便可。庄中每日的早、午、晚膳在卯时、巳时、酉时，由婢子们送来。桌中的抽屉里有笔砚围棋，夫人如果寂寞，可以消遣。夫人如果想射箭或弹琴，婢子都可以准备。”

杜小曼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不会写诗画画，也不会下棋弹琴。”

晴春又笑了：“那婢子先为夫人备水沐浴更衣。”

左右又有婢女端来茶水，晴春挽袖斟茶。



“不知夫人喜欢什么茶，就先备了瓜片。夫人车马劳顿，不知沐浴后是否要休息，因此沏了淡茶。”

杜小曼道：“什么茶都行，我不挑。”

她还真有点渴了，端了茶喝，横竖她不懂茶，也喝不出好坏，但觉入口泛着淡淡清香，并不苦涩，就说：“好茶。”

片刻后，婢女们抬进了大桶热水，供杜小曼沐浴。

晴春又问：“夫人的行李中，可备有换洗的衣物？”

杜小曼两爪空空上路，一路上都是白麓山庄提供衣物，连她身上穿的也是，被晴春这么问，有些羞惭：“没有，一路上都是白蹭你们的。”

晴春垂首福了福身：“因婢子们不曾接到吩咐，故而未曾准备，请夫人稍坐。”带了两三个婢女匆匆离去。

杜小曼在床沿坐下，总觉得怪怪的，似乎白麓山庄并不欢迎她，但又礼数周全。

算了，既然来了，暂时待着再说。

她等了一时，浴桶往外升腾的热气渐渐消散，晴春还没回来，倒把谢少主等来了。

谢况奔大步闯进屋，左右婢女齐齐福身，谢况奔左右扫视，脸黑得像锅底：

“怎么住这里？”一把拉住杜小曼，“走！”

婢女们的态度都很淡定，一名婢女挂着职业的微笑道：“禀少主，这是夫人……”

“是你娘我吩咐的，怎么了？”门外蓦地响起一道女声，跟着，一个女子迈进了门，穿过外厅，走进内室。

杜小曼看清她的面容，不由得惊诧，一是因为这女子的美貌，二是因为她与谢况奔的相似。

杜小曼不得不感叹造物的神奇，明明几乎一模一样，高而挺的鼻，连薄唇上挑起的那抹稍微带点嚣张的笑都几近完全相同，只是英气的双眉略微纤细了些，这模样放在女子的面庞上，就可以美得如此浓艳妩媚，惊心动魄。

她薄施粉黛，罗束纤腰，丁香蝉翼衫，藕丝海棠裙，包裹着窈窕身段，钗环简略，鬓边只插一根流云簪，却极尽明艳。要不是刚才她自报家门，杜小曼几乎要猜她是谢况奔的姐姐了。

不是说古代女人比现代的女人老得快吗？怎么她碰见的一个两个都是仙子级

别的。杜小曼暗自在心中艳羨。

谢夫人的视线往谢况奔抓着杜小曼的手上一转，双眉微挑：“浑小子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这般拉扯人家，成什么体统！被你爹知道，看不拿桌子腿抽你！”

谢况奔悻悻地松开了杜小曼的手：“娘，怎么把她安排在这种地方！”

谢夫人抿起的唇角向上一挑：“安排在这里哪点不好了？你不早点通知家里，我和你爹还是从门生的嘴里听说的，房子自然来不及收拾。人家是客，你倒想往哪里安排？”

谢况奔道：“箬儿住哪里，她住哪里就行。两人还能做个伴。”

谢夫人哼道：“你倒会安排，箬儿那住处，够大么？天气如此炎热，如何挤得？你以为女孩子家和你似的，糙不啦叽的就过了，种种不便，说了你也不明白。这里既开阔，又隐蔽，待我让人再布置布置……”

杜小曼赶紧插话说：“这样就行，挺好了。”

谢夫人抬手拍了谢况奔的后背一巴掌：“去！你还不让人先休息休息？找你爹去！窖里的胡酒都取出来了，你们爷俩去洗剑湖那亭子里喝吧，醉了好收拾！”

谢况奔哼了一声，向谢夫人道：“那娘你好好安顿她啊。”再瞧了一眼杜小曼，拖着步子走了。

谢夫人膘了一眼他的背影，嘴里笑骂：“真是越大越浑，越像他爹！”

旁边的婢女吃吃笑：“少爷像庄主，夫人还愁什么？”

谢夫人的双眉又一扬：“我能不愁么？他爹有我镇着。箬儿那好性子，将来还不任他欺负！”

杜小曼心里咯噔一声。这话不好，恐怕后面的，更不好。

谢夫人瞧了瞧屋中的浴桶，摆摆手：“是不是还没找好换洗衣物？水都凉了，抬下去重新备，你们都退下，我喊你们再进来。”

婢女们应了一声，抬着桶退了出去，外厅的门合拢，屋内只剩下杜小曼和谢夫人。

谢夫人走到杜小曼面前，视线将她上下一扫，笑盈盈道：“唐郡主，我们聊一聊吧。”

杜小曼心中有数，点头道：“夫人您请说。”

谢夫人的五官中，唯有眼睛与谢况奔不一样，是那种妩媚的杏眼，眼角微微上挑，大约是练武的关系，异常有神采，笑起来时眼波流溢，认真端详人时，却



格外犀利。

“唐郡主，我们江湖人，不会拐弯子说话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郡主的家世与经历，我家那愣小子都无法匹配，难以高攀。”

杜小曼立刻直截了当道：“谢夫人，我无意勾引谢少主。我知道他和孤于姑娘的婚约，我觉得他们很般配，衷心地祝福他们。我眼下，纯粹是因为走投无路了，才厚着脸皮到贵庄来避风头。”

谢夫人噙起微笑：“郡主原来也是个爽快的人，倒是出我意外。你惹的麻烦，我也略微听说了一二，郡主的夫君慕王爷……”

杜小曼叹气：“这个人渣还在其次，主要现在我被朝廷那位很厉害的宁右相盯上了，他以为我是月圣门的人，月圣门也盯着我不放，比较麻烦。”

谢夫人理解地颌首：“郡主这般遭遇，即便是江湖女子，恐怕也很难熬。”

杜小曼苦着脸：“是啊，更何况我又不会武功，也没人可投靠，想找个隐蔽的小山村什么的躲一躲，又……”

谢夫人一扬唇角：“郡主需要多少？”

杜小曼愣了一下。

谢夫人接着道：“一千两，够不够？”

杜小曼立刻道：“谢夫人，我的确一无所有，但不是敲诈犯啊。”竟被猜成了这种人，她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谢夫人正色道：“郡主不必推脱，我也不是为了赶你走才要给你钱，的确，我巴不得你立刻离开。但……都是女人，我知道一个女人飘零在外有多难。这钱，只当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一千五百两？”

杜小曼亦正色道：“夫人，我知道，承蒙谢少主相救，这一路我更是蹭吃又蹭喝，没资格说这种话。但，我不是你想的这种人，我……”

谢夫人抓起她的手，轻轻一拍：“一千六百两，就这么定了！我会给你备上银票，缝在衣内，再换些散碎零钱，让你路上花着，不至于露富被人盯上。行李一个时辰便可备好。”

杜小曼痛苦地感觉到，说话沟通是门博大精深的学问。羞耻感让她脸颊滚烫，比直接打她几十个耳光还难受。可眼前的这女子是谢况奔的娘，她又不能翻脸。

谢夫人又道：“但郡主肯定不能马上走的。待我安排个时间，好么？”

杜小曼忍下气，点头道：“夫人觉得什么时间合适，我立刻就走。”

谢夫人又笑了：“唐郡主，我很意外，你居然是个爽快又通情达理的女子。官家的女儿，像你这样的可不多见。我一定会为你在路上安排妥当，但请郡主在奔儿面前……”

杜小曼立刻道：“我懂的，夫人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谢少主看出来。”

谢夫人双眼弯了起来：“那我谢谢郡主了。”

杜小曼努力地呵呵笑了两声：“应该是我谢谢夫人。”

她发现自己的脸皮确实很厚了，谢夫人离开后，她居然很快就冷静了下来。

她跟自己说，人得换位思考嘛，如果自己处于谢夫人的位置，大概也会这么做吧。

谢夫人硬要塞钱，大不了走的时候丢还给他们就是了。

婢女们又抬来水，杜小曼洗了个澡，换了身干净衣服。白麓山庄为她准备的衣服尺寸很合适，用料也挺讲究，沐浴用的澡豆、洗头发用的皂角香味都十分特别，清香淡雅，沐浴后全身舒泰。

婢女告诉杜小曼，谢夫人出身自江湖中的医药世家，医术高超，山庄内使用的熏香、沐浴与护肤的东西，乃至香粉胭脂，都由她亲自调制。白麓山庄的访客众多，一半是谢夫人招来的。那些武林名宿的家眷，都揶揄着自己家相公来此拜会，好跟着过来，讨一点谢夫人制的香料和胭脂。

杜小曼心道，怪不得谢夫人看起来如此年轻，皮肤比二十几岁的女生还好，眼角竟一点细纹也没有。可惜她注定不可能跟谢夫人搞好关系，讨不到她的保养秘方了。

谢夫人和箬儿这对未来的婆媳抛去个性，倒有不少相似之处，同样精通医术，喜欢研究养生之道，而且箬儿又那么好的脾气，谢况奔比他爹还要有福。

晴春边服侍杜小曼穿衣边道：“能与我们家夫人在制香上一较长短的恐怕只有箬儿小姐了。可惜箬儿小姐生性羞怯，夫人每每接她过来，她总推脱。她这次过来，夫人调的荷香可有人切磋了。”

杜小曼道：“让你们少主赶紧把箬儿娶进门，你们夫人不就天天有伴了？”

几个婢女互相对视了一眼，晴春笑道：“夫人说得极是，我们庄主和夫人正在筹备此事呢。”

杜小曼也笑笑。

晴春又向杜小曼道：“夫人待会儿可是要小憩？那便不上妆了。”从妆奁内



取出一方精巧莹润的白玉小盒，“这是我家夫人亲自调制的五露膏，最适合夏天敷面的，夫人试试。”打开盒盖，里面是淡淡碧色的半透明膏体，晴春拿一根玉挑，挑起几点点在杜小曼脸上，净手之后，再用手指帮她轻轻推开。

杜小曼顿时有股流泪的冲动，太好用了！她几乎要怀疑谢夫人也是天外来的。这种既像冻膜又像日霜的东西，敷在脸上清清凉凉的，一点也不油腻，皮肤顿时感觉水润饱满起来，还有一股清爽的淡淡香气，连带着心里都突然安定了许多。

唐晋煊的皮肤本来非常好，白皙细腻，称得上吹弹可破。但是自从这具身体被杜小曼征用之后，不知道是身体随主人，还是杜小曼暴饮暴食大鱼大肉改变了内分泌，总之脸就开始越来越油，常常爆痘痘。这几天天气炎热，又赶路，加上吃得很好，平常服侍的婢女有时候还会给她上个妆，粉堵塞毛孔，杜小曼的下巴、额头、鼻子旁边冒了好几颗痘，鼻翼两侧也红肿了，敷上谢夫人的这款五露膏后，皮肤顿时感觉清凉镇定，痘痘也没有胀痒感了。

晴春又取出几方小盒，一盒是用来敷颈部的膏脂，一盒是用来敷手的，还有一盒是用来敷双脚的。敷手的那款带着淡淡的荷叶清香，杜小曼尤其喜欢。

又有两个婢女从一只琉璃瓶中倒出一些液体，洒在杜小曼的头发上，为她梳发。

杜小曼在慕王府时，也曾这么短暂地讲究过。再来就是在秦兰臻的小别墅养病那几天，也短暂地享受过。不过慕王府的护肤品香气浓郁，质地更厚重一些，不像谢夫人调制的这些这么清爽。在杭州时，杜小曼基本就是让绿琉璃到脂粉铺中去随便买一些膏脂，洗脸之后，随便往脸上抹抹，但求不干皮，保养什么的，都是浮云。

晴春替她按摩双手，修剪指甲，轻声道：“夫人这几日应吃些清淡的饮食，待会儿婢子再去拿些清火的花草茶，养一养，就可以恢复了。”

杜小曼心道，马上又要奔波江湖路了，养个鬼啊，舒服一次是一次吧。

享受完全套护理，头发也差不多干了，杜小曼稍微吃了些茶点，小憩了一会儿。等醒来时，天已傍晚。

杜小曼正在思忖谢夫人什么时候安排她离开，晴春过来道：“夫人如果觉得无聊，不妨到主院那边去转一转，夫人正在和簪儿小姐研究香方，挑材料呢，过一会儿就该上晚膳了。”

杜小曼觉得此中说不定有玄机，就去了。

晴春等女婢带她绕了另一条路去主院，沿途经过了无数条回廊，无数道门，到得一处影壁前，遇见另外几名少女，穿着窄袖小衫，裙不及地，腰中都配着刀剑，嬉笑而来，向晴春她们招呼道：“晴春姐姐，往主院去？”视线纷纷向杜小曼身上扫来。

晴春道：“是。夫人和箬儿小姐在紫芍院还是茉影轩？”

一个少女立刻道：“在沁幽苑呢，刚去的。许告诉你们的人走的是另一条路，岔过去了。”待临别时，仍不忘再扫了杜小曼几眼。

杜小曼好奇地问：“刚才那几位，是你们山庄的女弟子？”

晴春扑哧笑道：“不是，我们白麓山庄不收女徒。倒是有不少女子想拜我们夫人为师，但夫人说，她要以老爷为重，就不收徒了。那几位侍剑妹妹的武功从小就是我们夫人手把手教的，和夫人的弟子也差不多了。”

原来是这样。自杜小曼踏进白麓山庄以来，看到的都是富贵气象，感觉竟不像身在一个江湖门派，而是普通的高门大户，但从刚才那几位佩剑少女身上，杜小曼总算嗅到了一些江湖世家的气息。

沁幽苑在白麓山庄中，相当于一个专供女眷赏玩的花园，面积不小，杜小曼进了园子，便遥遥看见一道银链似的流水穿园而过。

这道水，真的是一条河。白麓山庄将这条河的其中一段收入了庄内，变成了园林的点缀，比慕王府、裕王别墅里那种人工挖出的大湖泊，更有天然气息。

河边竖着箭靶，留出宽阔的绿地，供女眷间切磋武艺和骑射玩乐之用。

晴春指向河对岸的一道绿树掩映中的亭阁：“夫人和箬儿小姐在流珠阁制香。”引杜小曼走过一道浮桥，到了对岸，有婢女迎过来，笑盈盈向杜小曼福身：“箬儿小姐在里面呢。我们家夫人有些事，稍后再过来，夫人先和箬儿小姐叙话吧。”

杜小曼进了流珠阁，孤于箬儿立刻一脸欣喜地扑了过来：“小曼姐，你来了。”紧紧抓住她的胳膊，好像和杜小曼不是几个时辰没见，而是几年。

很快，杜小曼就发现了箬儿这种态度的原因。

孤于箬儿拉着她的袖子道：“小曼姐，我刚刚试调了一种香，你帮我闻闻看，味道是不是太浓了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去拿桌上的小玉盒。

流珠阁中摆设着长长的桌案，上面排列着形形色色的瓶子、药碾、碗碟、小盒。



孤于箬儿想拿一只淡绿色的小盒，但有一只手比她的手更快，抢先拿起了小盒，低头捧到孤于箬儿面前。

杜小曼似乎看到，孤于箬儿的表情颤抖了一下。

杜小曼从箬儿手中接过盒子，里面凝着淡淡粉色的膏体，凑近鼻端，一股暗暗的幽香直沁心脾，杜小曼脱口道：“真好闻。”

孤于箬儿却一脸犹豫：“我觉得再淡一些可能会更好，这个味道有点腻了，我想再换两味香料。”

这个杜小曼给不了建设性的意见：“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闻了。”

孤于箬儿点点头，再犹豫了一下：“我还是再试试吧。”

她刚向长案转过身，两个婢女飞快地移动过来要帮忙。孤于箬儿立刻说：“我自己来就行！”

一个婢女笑道：“箬儿小姐不必客气，婢子们本来就应该做这种事的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取过一个瓷瓶，“是不是要这个？方才听小姐说起过。”

孤于箬儿僵硬地笑了一下：“对。”伸手要接过琉璃瓶，另一个婢女飞快地把一个琉璃盏递了过来。

孤于箬儿看起来手足无措，全身都僵硬了。

杜小曼一旁看着，有些恍然。

晴春含笑向杜小曼道：“夫人，不妨在这边坐下吃茶，箬儿小姐调香，估摸着要一阵子。”

其实杜小曼对调香的过程很好奇，但晴春的手扶在她的胳膊上，恰好斜挡在杜小曼和孤于箬儿之间，另外几个婢女环绕着孤于箬儿，更形成了一个包围圈。

杜小曼很明白自己是白麓山庄不受欢迎的客人，她猜想，谢夫人可能也不愿意看到她和孤于箬儿接触太多。于是她就走到一旁的桌子边坐下，晴春替她斟上茶水，她一边喝茶，一边远观几个婢女围在孤于箬儿身边帮她递这递那。

孤于箬儿侧转过身，向杜小曼露出求救的眼神：“小曼姐，你来帮我闻一下这两味香料哪种更好，可以吗？”

我啥都不懂啊……杜小曼在心里叹息了一下，还是很有义气地站起身。那几个婢女总算让开了一条缝隙，杜小曼刚接过一个瓷瓶，忽听到一个婢女道：“少爷……”

杜小曼转头，只见谢况奔正穿过矮树丛，大步流星地走来。

流珠阁前的婢女们福了福身，笑道：“少爷怎么过来了？这要是搁在寻常人家，少爷你可不能过来。”

说话间，谢况奔已经进来了，朝杜小曼笑笑：“休息得还好么？”

杜小曼也笑笑：“挺好的。”赶紧向旁边退了两步，在自己和孤于箬儿之间给谢况奔留出位置，“箬儿调香呢，你过来闻闻？”

谢况奔和孤于箬儿几乎同时开口。

“罢了，我不闻那个！”

“奔哥哥，你别过来！”

婢女们扑哧笑了：“少爷和箬儿小姐真真是……”

孤于箬儿把瓷瓶护在胸前，鼓了鼓嘴：“小曼姐，你不知道，有一次奔哥哥对着我的香料瓶打喷嚏，我好不容易集的白梅露，全部都毁了。”

谢况奔刨了刨后脑勺：“我就怕闻什么香香粉粉之类的，闹不明白女人怎么都爱这个。”

晴雪掩口道：“那少爷还过来这边呀，赶紧到前厅去吧。”

谢况奔看了看杜小曼，又抓抓后脑：“那我……先过去了，晚饭快开了，你们记得来啊。”

婢女们笑吟吟道：“原来少爷是来通知晚饭的，箬儿小姐和杜姑娘都知道了，少爷赶紧请吧。”

谢况奔再看看杜小曼和孤于箬儿，点点头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又大步流星，离开了流珠阁。

杜小曼的眉头跳了跳。

白麓山庄的婢女一直在喊她“夫人”，唯独刚刚在谢况奔面前，称呼她为“杜姑娘”。

唉，人哪……

算了，反正在这里也待不长，随便吧。

杜小曼又看孤于箬儿调了一会儿香，太阳落山后，亭阁内没有刚才那么敞亮了，孤于箬儿试调了一阵，总算放下瓷瓶。

婢女们立刻道：“箬儿小姐，歇歇再调吧。”

孤于箬儿没作声，走到桌边坐下。

晴雪捧过一个琉璃壶，里面盛满了乌梅汁，孤于箬儿揉揉额角：“人多好热啊，你们能不能出去一下？我想和小曼姐说会儿话。”



晴雪放下壶，和众婢女们退出了流珠阁。

孤于箬儿左右望了一下，确定婢女们都走远了，才长吐出一口气，神色郑重地看向杜小曼，小声却坚定地说：“小曼姐，我不想嫁给弈哥哥了！”

杜小曼一口乌梅汁差点喷出来，别啊，这话被谢夫人听到，非砍死我不可。她咳嗽几声：“你、你别冲动……你和谢少主……”

孤于箬儿打断她的话：“小曼姐，别误会，不是你的原因。一开始我以为你和弈哥哥……后来我发现你与时公子之间……”

杜小曼赶紧说：“这人和我没什么关系。”

孤于箬儿苦着脸：“我想了很久，才下定了决心。我是很喜欢弈哥哥，可是今天蕙姨和我说，将来……将来如果我嫁给弈哥哥，我就要和她一样，留在白麓山庄。我真的不喜欢人多，被人围着我就浑身难受。我以为，我和弈哥哥在一起的话，就是我们两个一起生活在山上，结果……”

杜小曼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

孤于箬儿一着急，讲话也有点磕绊：“我、我突然发现，我可能没那么喜欢弈哥哥。即便弈哥哥在这里，我也不想住在这个地方。蕙姨说，只要我喜欢弈哥哥，我就会适应，就能帮助他，可是我想我一辈子都做不到。”

杜小曼的嘴角抽了抽，她懂的。做白麓山庄这样江湖名门的女主人，搁在现代也相当于一个大公司的CEO了，智商和情商都要非常高才行，精力也得充沛，要不然镇不住这么多手下啊。

当年她还是一只单纯小白的时候，也不明白为什么大户人家联姻都讲究门当户对，等到过来这里的这段时间，见识得多了，才渐渐明白，不是从小浸淫在那个环境中，具备了某些才能，确实不行的。

换了另一个女人掌管白麓山庄，可能就不是这种气象。

而箬儿目前单纯的个性，确实不适合坐谢夫人的位置。

杜小曼仔细琢磨了一下才说：“我觉得是因为白麓山庄和你一直生活的环境不一样，你只是需要适应，慢慢熟悉了就会好。比如我在一段时间之前，做个加减法都能出错，后来赶鸭子上架，也能自己做生意了。其实正是因为你太喜欢谢少主了，觉得自己融不进他的生活环境，不能帮到他，才会不太自信，觉得自己做不好，想逃避。你不妨试着去面对一下？”

说到这里，杜小曼又有点犹豫，如果孤于箬儿蜕变成了谢夫人那样的女子，那基本就是一片自我都不保留了。

于是她又说：“不用勉强自己去变成谁，每件事，每样东西，都未必非要遵守特定的规矩。世上没有什么不可以克服，这条路走不通，还有另外一条，总会有办法。”

杜小曼觉得自己的话讲得有点飘忽，还是不能帮孤于箬儿解决问题，但孤于箬儿却一脸感动，双眼亮晶晶地望着她：“小曼姐，谢谢你。”她咬咬嘴唇，又垂下头，“要是……小曼姐你真的是我姐姐就好了。我一直都是一个人，很想要个姐姐或妹妹。”又慌乱地抬起眼，“你不会觉得我讲这些话很奇怪吧。”

杜小曼听了这句话，蓦地有点感动。绿琉的事情让她对人性的认知有了动摇，但是箬儿单纯的好意恰好给这份动摇注入了正能量。她真心地笑着说：“当然不会啊，我最喜欢交朋友了。”

孤于箬儿欢喜地笑了，低头捏了捏衣角，又抬头望向阁外，站起身：“蕙姨来了。”

谢夫人脚步轻盈地走进流珠阁，尚未完全进门，双眼先弯了起来：“你们这两个孩子，在说什么悄悄话呢？”

孤于箬儿连忙说：“我、我有些累了，就拉小曼姐和我聊聊天。”

杜小曼就跟着应和地笑笑。

谢夫人的视线往她身上一扫，又转回孤于箬儿身上，继续笑盈盈道：“可别聊得口干，喝多了水，晚上吃不下饭啊。你们刚到时要休息，没吃什么好的，我让厨房把好吃的都留到这一顿了。马上就上菜了，你弈哥哥嚷着说饿，不等人齐先把菜吃光这事他可干得出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”

孤于箬儿小小声地嗯了一声，还是巴巴地跟着杜小曼，在谢夫人身后一步三挪。

出了流珠阁，河旁竟泊着一艘船，几个婢女手持船桨站在船上。谢夫人挽着孤于箬儿的手上了船，又拉了一把被婢女扶着的杜小曼。船离了岸，悠悠地顺流而下。

暮色将至，微风醺然。天边彤云渐没，天与地的交接处变成了浓重的靛蓝，一弯月牙在靛蓝之上。

如斯美景中，杜小曼也不由得放开心绪，沉浸在带着花香的风中。

小船拐过一道弯，前方一道屋榭半在水中，半在岸上，灯火辉煌。

小船靠到了屋榭向外延伸的浮桥下，晴雪与另外一个婢女一左一右搀住杜小